

第三卷

柳毅傳

鳳中，有儒生柳毅者，應舉下第，將還湘濱。念鄉人有客於涇陽者，遂往告去。至六七里，鳥起馬驚，疾逸道左。又六七里，乃止。見有婦人，牧羊於道畔。毅怪視之，乃殊色也。然而娥臉不舒，中袖元光，凝聽翔立，若有所伺。毅詰曰：「子何苦而自辱如此？」婦始笑而謝，終泣而對曰：「賤妾不幸，今日見辱問於長者，然而恨貫肌膚，亦何能愧避，幸一聞焉。妾洞庭龍君少女也。父母配嫁涇川次子。而夫婿樂逸，為婢僕所惑，日以厭薄。既而將訴於舅姑，舅姑愛其子，不能御。逮訴頻切，又得罪於舅姑。舅姑毀黜以至此。」言訖，欷流涕，悲不自勝。又曰：「洞庭於茲，相遠不知其幾多也？長天茫茫，信耗莫通，心日斷盡，無所知哀。聞君將還吳，密邇洞庭，欲以尺書寄托侍者，未卜將以為可乎？」毅曰：「吾義夫也。聞子之說，氣血俱動，恨無毛羽，不能奮飛。是何可否之謂乎！然而，洞庭深水也，吾行塵間，寧可致意耶？惟恐道途顯晦，不相通達，致負誠托，又乖懇願，子有何術，可導我耶？」女悲泣再謝曰：「負戴珍重，不復言矣，脫獲回耗，雖死必謝，君不許，何敢言。既許而問，則洞庭之與京邑，不足為異也。」毅請聞之。女曰：「洞庭之陰，有大橘樹焉，鄉人謂之社橘。君當解去茲帶，束以他物。然後舉樹三發，當有應者。因而隨之，元有礙矣。幸君子書敘之外，悉以語之。心誠信托，千萬勿渝。」毅曰：「敬聞命矣。」女遂於襦間解書，再拜以進。東望愁泣，若不自勝。毅深為之戚。乃置書囊中，因復問曰：「吾不知子之牧羊，何所用哉？神豈宰殺乎？」女曰：「非羊也，兩工也。」曰：「何為兩工？」曰：「雷霆之類也。」毅復視之，則皆矯顧怒步，飲甚異。而大小毛角，則無別羊焉。毅又曰：「吾為使者，他日歸洞庭，慎勿相避。」女曰：「寧止不避，當如親戚耳。」語竟，引別東去。不數十步，回望女與羊，俱無所見矣。

其夕，至邑而別其友，月餘到家。乃訪於洞庭之陰，果有社橘。遂易帶向樹三叩。俄有武夫出波間，再拜請曰：「貴客將自何所至也？」毅不告其事，曰：「徒謁大王耳。」武夫揭水指路，引毅以進。謂毅曰：「當閉目，數息可達矣。」毅如其言，遂至其宮。始見台閣相向，門戶千萬；奇草珍木，無所不有，武夫乃指毅上於大室之隅，曰：「客當居此以伺。」毅曰：「此何所也？」夫曰：「此靈虛殿也。」毅視之，則人間珍寶，畢盡於此。柱以白壁，砌以青玉，牀以珊瑚，簾以水晶；雕琉璃於翠媚，飾琥珀於虹棟。奇秀深杳，不可殫言。然而王久不至。毅謂夫曰：「洞庭君安在哉？」曰：「君方幸玄珠閣，與太陽道士講《火經》，少選當畢。」毅曰：「何謂《火經》？」夫曰：「吾君，龍也。龍以水為神，舉一波可包陵谷。道士乃人也。人以火為神，發一炬可燎阿房。然而靈用不同，玄化各異。太陽道士精於入理，吾君邀以聽焉。」言粗畢，而宮門問景從雲合，見一人披紫衣，執青玉。夫躍曰：「此吾君也。」乃至前以告之。君望毅而問曰：「豈非人間之人乎？」毅曰：「然。」遂入拜，君亦拜，坐於靈虛之下，謂毅曰：「水府幽深，寡人闇昧，夫子不遠千里而來，將有為乎？」毅曰：「毅，大王之鄉人也。長於楚，遊學於秦。昨下第，閒驅涇水之，見大王愛女牧羊於野，風鬟雨鬢，所不忍視。毅因詰之，謂毅曰：『為夫婿所薄，舅姑不念，以至於此。』悲泗淋漓，誠怛人心。遂托書於毅，毅許之，念至此。」因取書進之。洞庭君覽畢，以袖掩面而泣曰：「老父之罪，不診鑿聽，坐貽讐讐，使深閨孺弱，遠罹辱害。公乃陌上人也，而能急之。幸被齒髮，何敢負德！」詞畢，又哀咤良久。左右皆流涕。時有宦人密侍君者，君日以書授之，令達宮中。須臾，宮中皆慟哭。君驚謂左右曰：「疾告宮中，元使有聲，恐錢塘所知。」毅曰：「錢塘何人也？」曰：「寡人愛弟也，昔為錢塘長，今則致政矣。」曰：「何故不使知？」曰：「以其勇過人耳。昔堯遭洪水九年者，乃此子一怒也。近與天將失意，穿其五山。上帝以寡人有薄德於古今，遂寬其同氣之罪。然猶摩係於此。故錢塘之人，日來候焉。」詞未畢，而大聲忽發，天坼地裂，宮殿擺簸，雲煙沸湧。俄有赤龍長萬餘尺，電目血舌，朱鱗火鬣；項掣金鎖，鎖牽玉柱；千雷萬霆，繳繞其身，霰雪雨雹，一瞬皆下，乃擊青天而飛去。毅初恐壓僕地，君親起持之曰：「元懼，固無害。」毅良久安抑，乃獲自定，因告辭曰：「願得生歸，以避復來。」君曰：「不必如此，其去則然，其來則不爾。幸為少盡繾綣。」因命酌，互舉以人事。俄而祥風慶雲，融融恰恰，幢節玲瓏，簫韶以隨，紅妝千萬，笑語熙熙。中有一人，自然蛾眉，明滿身，綃參差。迫而視之，前所寄辭女。然而若喜若悲，零淚如絲。須臾，紅煙蔽其左，紫氣舒其右，香凝環旋，入於宮中。君笑謂毅曰：「涇水之囚人至矣。」君乃辭人宮。須臾，又聞怨苦不已。有頃，君復出，與毅飲。又有一人，披紫裳，執青玉，貌聳神溢，立於君左右。謂毅曰：「此錢塘也。」毅起趨拜之，錢塘亦盡禮相接。謂毅曰：「女姪不幸，為頑童所辱，賴明君子信義昭彰，致達遠冤。不然者，是為涇陵之土矣。饗德懷恩，辭不渝心。」毅退辭謝，俯仰唯唯。錢塘乃告兄曰：「適者，辰發靈虛，已至涇陽，午戰於彼，未還於此。申間馳至九天，以告上帝。上帝知其冤，而有其失，前所譴執，因而獲免。然而剛腸激發，不逞辭候。驚擾宮中，復忤賓客，愧惕慚懼，不知所還。」因退而再拜。君曰：「所殺幾何？」曰：「六十萬。」「傷稼乎？」曰：「八百里。」「無情郎安在？」曰：「食之矣。」君憮然曰：「頑童之為是心也，誠過忍，然汝亦大草草。賴上帝靈聖，諒其至冤。不然者，我何辭焉。從此已往，勿復如斯。」錢塘復再拜坐定，遂宿毅於凝光殿，明日，又宴毅於凝碧宮。會友戚，張廣樂，具以醪醴，羅以甘潔。初笙角擊鼓，旗旋劍幹，舞萬夫於其右。中有一夫前曰：「此《錢塘破陣樂》。」族杰氣，顧驟悍，坐客視之，毛髮皆豎。復有金石絲竹，羅綺珠翠，舞千女於其左。中有一女前進曰：「此《貴主還宮樂》。」清音宛轉，如訴如慕，坐客聽之，不覺淚下。二舞既畢，龍君大悅。賜以絢綺，頒於舞人，然後密席貫坐，縱酒極娛。酒酣，洞庭君乃擊席而歌曰：「大天蒼蒼兮，大地茫茫。人各有志兮，何可思量。狐神鼠聖兮，薄社依牆。雷霆一發兮，其孰敢當！荷貞人兮信義長，令骨肉兮返故鄉。永言慚愧兮何時忘！」洞庭君歌罷，錢塘君再拜而歌曰：「上天配合兮，生死有途。此不當婦兮，彼不當夫，腹心辛苦兮，涇水之隅。鬢鬢風霜兮，雨雪羅襦。賴公明兮引素書，令骨肉兮家如初。永言鄭重兮無時無。」錢塘君歌闕，洞庭君俱奉觴於毅。毅踣而受爵。飲訖，復以二觴奉二君，乃歌曰：「碧雲悠悠兮，涇水東流。傷嗟美人兮，兩泣花愁。尺書遠達兮，以解君憂。哀冤果雪兮，還處其休。荷君和雅兮盛甘羞。山家寂寞兮難久留，欲得辭去兮悲綢繆。」歌罷，皆呼萬歲。洞庭君因出碧玉箱，貯以開水犀；錢塘君亦出紅珀盤，貯以照夜璣，皆起進毅。毅辭謝而受。既而宮中之人，咸以綉彩珠璧，投於毅側。重疊煥赫，須臾埋沒於前後。毅笑語四顧，愧揖不暇。泊酒闌歡極，毅辭起，復宿於凝光殿。翌日，又宴毅於清光閣。錢塘君因酒作色，謂毅曰：「子不聞『猛石可裂不可卷，義士可殺不可羞』者耶？愚有哀曲，一陳於公。為可，則俱覆毒盞；如不可，則綿夷糞壤。足下以為何如哉？」毅曰：「請聞之。」錢塘曰：「涇陽之妻，則洞庭君之愛女也。淑性茂質，若九如，重，幸見勸，理，

今則絕矣。將欲求托高義，世為親賓。使受恩者知其所歸，懷愛者知其所付。豈不為君子始終之道耶？」毅肅然而作，笑曰：「誠不知君辱困如是。毅始聞，跨九州，攘五嶽，泄其憤怒；復見斷金鎖，掣玉柱，赴其急難。毅以為剛決明直，無如君者。蓋犯之者不避其死，感之者不受其生。此真丈夫之志。奈何蕭管方洽，親賓正和，不顧其道，以威加人，豈僕之素望乎。若遇公於洪波之內，玄山之中，鼓以鱗鬚，被的雲雨，將迫毅以死，毅則以禽獸視之，亦何恨哉。今體被衣冠，坐談札義，盡五常之至性，窮百行之微旨，雖人世賢杰，有不如者，況江湖靈類乎？而欲以介然之軀，悍然之性，乘酒假氣，將迫於人，豈近直哉！且毅之質，不足以藏王一甲之間，然而敢以不伏之心，勝王強暴之氣，惟王籌之耳。」錢塘逡巡致謝曰：「寡人生長深宮，不聞正論。邇者詞述狂狷，唐突高明，退自循顧，戾不容責，幸君子不為此乖問也。」其夕復與歡宴，其樂如舊。毅與錢塘君遂為知心友。明日，毅辭歸。洞庭君夫人別宴毅於潛景殿。男女僕妾，悉出預會。夫人泣謂毅曰：「骨肉受君子深恩，恨不得展愧戴，遂至睽別。」使前涇陽女當席拜毅以致謝。夫人又曰：「此別豈有復相遇之日乎？」毅於始雖不諾錢塘之請，然當此席，殊有歎恨之色。宴罷辭別，滿宮淒然。贈遺珍寶，怪不可述。毅於是復循途上岸。見從者十餘人，擔囊以隨，至其家而辭去。

毅因適廣陵寶肆，鬻其所得，百未發一，財已盈兆。故淮右富族，咸以為莫如。遂娶於張氏，亡。又娶韓氏，數月又亡。徙家金陵，常以鯁曠多感，欲求繼。媒氏來曰：「有盧氏女，范陽人也。父曰浩，嘗為清流宰。晚歲好道，獨游雲泉，今則不知所在矣。母曰鄭氏。盧氏女前年適清河張氏，無何而張子夭亡。今母憐其少艾，惜其獨居，欲擇德以配焉。尊意可否？」毅乃卜日就禮。是則男女二姓，俱為豪族，法用禮物，極其豐盛。金陵之士，莫不健仰。居月餘，毅視其妻，俄憶類於龍女，而逸豔豐狀，則又過之。因與話昔事，妻曰：「世間豈有是理乎？」經歲餘，生一子，端麗奇特，毅益愛重之。逾月，乃飾煥服，慰勸笑謂毅曰：「君不憶餘之於昔耶？」毅曰：「昔非姻好，何以為憶？」妻曰：「餘即洞庭君之女也。涇川之辱，君能救之。自此，誓心求報。洎錢塘季父論親不從，乖負宿心，悵望成疾。中間父母欲配嫁於濯錦小兒，妾遂閉戶剪髮，以明無意。雖君子棄絕，分無見期。而當初之心，死不自替。他日父母憐志，復欲馳白於君。值君累娶張、韓，不可申志。怠張、韓繼卒，君卜居於茲，父母得以為心矣。不意今日獲奉君子，感喜終世，死何恨焉。」因泣下，復謂毅曰：「始不言者，知君無重色之心。今乃言者，知君有愛子之意。婦人匪薄，不足以歡厚永心。故因君之愛子，以托賤質，未知君意若何？愁懼兼心，不能自解。君附書之日，笑謂妾曰，『他日歸洞庭，慎勿相避；誠不知當此之際，君豈有意於今日之事乎？其後季父請於君，君不許。君乃誠為不可邪，抑忿然耶？君其語之。』」毅曰：「似有命者。僕始見君於長涇之隅，枉抑憔悴，誠有不平之志。然自約其心，以達君之命，餘無及也。初言慎勿相避者，偶然耳，豈有意哉。洎錢塘君逼迫之際，惟理有不可，是乃激人之怒耳。夫始以行義為志，寧有殺其婿而納其妻者耶！一不可也。某素以操直為志尚，寧有屈於己而負於心者乎？二不可也，因率肆胸臆，酬酢紛綸，惟直是圖，不遑避害。然而將別之日，見子有依然之容，心甚恨之。終以人事扼束，無由報謝。吁！今子盧氏也，又家於人間，則吾始心未為惑矣。從此以往，永奉歡好，心元纖慮也。」妻深感，悲喜交至。復謂曰：「勿以異類，遂為無心，固當知報耳。」夫龍壽萬歲，今與君同之。水陸無往不適，君不以為妄也？」毅嘉之曰：「吾不知國客，乃復為神仙之餌。」乃相與觀洞庭。既至，而賓主盛禮，不可備紀。後徙居南海。僅四十年，其邸第輿馬，珍鮮服玩，雖侯伯之室，無以加也。毅之族，咸遂濡澤。以其春秋積聚，容狀不衰。南海之人，靡不驚惑。

及開元中，上方屬意於神仙之事；精索道術。毅不安，遂歸洞庭。凡十餘歲，殆莫知跡。至開元末，毅之表弟薛嘏，為京畿令，謫官東南。經洞庭，晴晝長望，俄見碧山出於遠波，舟人皆側立曰：「此本無山，恐水怪耳！」指顧之際，山與舟稍相逼，乃有彩船，自山馳來，迎問於。其中有一人呼之曰：「柳公來候耳！」省然記之，乃促至山下，攝衣疾上。山有宮闕如人世。見毅立於宮室之中，前列絲竹，後羅珠翠，物玩之盛，殊倍人間。毅詞理益玄，容顏益少。初，迎於砌，持曰：「別來瞬息，而毛髮已黃。」

笑曰：「兄為神仙，弟為枯骨。命也。」毅因出藥五十九，遺曰：「此藥一丸，可增一歲。歲滿復來，無久居人世。」歡宴畢，乃辭行。自是以後，遂絕影響。

嘗以是說傳於人世。殆四紀亦不知所在。

隴西李朝威，敘而歎曰：「五蟲之長，必以靈者，別斯見矣。人，裸也，移信鱗蟲。洞庭含吐大直，錢塘迅疾磊落，宜有承焉。誅而不載，獨可憐其意矣。愚義之，遂為斯文。」

靈應傳

涇州之東二十里，有故薛舉城。城之隅，有善女湫。廣袤數里，蒹葭聚翠，古木蕭疏。其水湛然而碧，莫有測其淺深者。水族靈怪，往往見焉。鄉人立祠於旁，曰九娘子神。歲之水旱，皆得祈請焉。又州之西二百餘里，朝那鎮之北，有湫神。因地而名曰朝那神。其靈應，則居善女之右。唐乾符五年，節度使周寶在鎮日，自仲夏之初，數數有雲氣，如奇峰者，如美女者，如鼠如虎者，由二湫而興。至於叢激迅風，震雷掣電，發屋拔樹，數刻而止。傷人害稼，其數甚多。寶責躬厲己，謂為政之未效，致陰靈之所譴也。至六月五日，午，視事之暇，昏然思寐，乃解巾就枕。寐猶未熟，見一武士，冠蓋披鎧，持鉞而立於階下曰：「有女客在門，欲申參謁，故先聽命。」寶曰：「爾為誰乎？」曰：「某即君之閻者，效役有年矣。」寶將詰其由，已見二青衣歷階而升，長跪於前曰：

「九娘子自郊墅特來告謁。故先使下執事致命於明公。」寶曰：「九娘子非吾通家親戚，安敢造次相面乎。」言猶未終，而見祥雲細雨，異香襲人。俄有一婦人，年可十六八，衣裾素淡，容質窈窕，憑空而下，立庭廡之間，容儀綽約，有絕世之貌。侍者十餘輩，皆服飾鮮潔，有如妃主之儀。顧步徊翔，漸及階所。寶將稍避之，以俟其意。侍者趨而言曰：「貴主以君之節義可申，誠信可托，故將冤抑之狀，上訴明公，明公忍不救其急難。」寶遂命升階相見，賓主之禮，頗甚肅恭。登席而坐，祥煙四合，紫氣充庭。斂態低鬟，若有憂感之貌。寶命酌醴設饌，厚禮以待之。俄而斂袂離席，逡巡而言曰：「妾幸以寓止郊園，綿歷多祀，醉酒飽德，蒙惠誠深。雖以孤枕寒牀，甘心沒齒。箠罄有托，負荷逾多。但以顯晦殊途，行止乖互。今乃迫於情禮，豈暇緘藏。倘鑒幽情，當敢披露。」寶曰：「願聞其說，兼冀識其宗係。苟可展分，安敢以幽顯為辭。君子殺身以成仁，徇其毅烈，蹈赴湯火，旁雪不平，乃寶之志也。」對曰：「妾家世會稽之縣，十築於東海之潭，桑榆墳壟，百有餘代。其後遭世不造，瞰室貽災，五百人皆遭庚氏焚炙之禍，纂紹幾絕。不忍戴天，潛遁幽岩，庾冤莫雪。至梁天監中，武帝好奇，召人通龍宮，人枯桑島，以燒燕奇味，結好於洞庭君寶藏主第七女，以求異寶。尋聞家仇庚昆羅自縣白水，即棄官解印，欲承命請行，陰懷不道，因使得人龍門，假以求貨，覆吾宗嗣。賴杰公敏鑒，知渠挾私請行，欲肆無辜之害。慮其反貽伊戚，辱君之命，言於武帝，武帝遂止。乃命合浦郡落黎縣，歐城羅子春代行，妾之先宗，羞其共戴，慮其後患，乃率其族，輶光滅跡，易姓變名，避仇於新平真寧縣安村。披榛盤穴，築室於茲。先人啟廬，始成明感。二世

卜居，先為靈應君，尋受封應聖侯。後以陰靈普濟，功德及民，又封普濟王。威德臨人，為世所重。妾即王之第九女也。棄年配於象郡石龍之少子。良人以世襲猛烈，血氣方剛，憲法不拘，嚴父不禁，殘虐視事，禮教蔑聞。未及期年，果貽天譴，覆宗絕嗣，削跡除名。惟妾一身，僅以獲免。父母抑遣再行，妾終違命。王侯致聘，接珍交輓。誠願既堅，遂欲援刀自剄。父母斥其剛烈，遂遣屏居於茲土之別邑，音問不通，於今三紀。雖慈顏未復，溫清久違，離群索居，甚為得志。近年為朝那小龍，以季弟未婚，潛行禮聘。甘言厚市，峻阻復來。滅性毀形，殆將不可。朝那遂通好於家君，欲成其事。遂使其季弟權徙居於王畿之西，將質於我王，以成姻好。家君知妾之不可奪情，乃令朝那縱兵相逼，妾亦率其家童五十餘人，付以兵仗，逆戰郊原。眾寡不敵。三戰三北。師徒倦斃，犄角無怙。將欲收拾餘燼，背城萬一，而慮晉陽水急，台城火炎，一旦攻下，為頑童所辱。縱沒於泉下，元面石氏之子。故《詩》云：泛彼柏舟，在彼中河，髡彼兩髦，實維我儀。之死矢靡他，母也天只，不諒人只。

此衛世子孀婦自誓之詞。又云：誰謂鼠無牙，何以穿我墉，誰謂女無家，何以速我訟。雖速我訟，亦不女從。

此召伯聽訟衰亂之俗，微貞信之教，興強暴之男，不能侵凌貞女也。今則公之教，可以精通顯晦，貽范古今。貞信之教，固為姬之下者。幸以君之餘力，少假兵鋒，挫彼凶狂，存其鰥寡，成賤妾終天之誓，彰明公赴難之心。輒傾至誠，幸無見阻。」寶心雖許之，訝其辯博，欲拒以他事，以觀其詞。乃曰：「邊徼事繁，煙塵在望。朝廷以西陲陷虜，蕪沒者三十餘州。將議舉戈，復其土壤。曉夕恭命，不敢自安。匪夕伊朝，前茅即舉，空多憤誹，未暇承命。」對曰：「昔者楚昭王以方城為城，漢水為池，盡有荊蠻之地。藉父兄之資，強國外連，三良內助。而吳兵一舉，鳥迸雲奔，不暇嬰城，迫於奔走。寶玉遷徙，宗社陵夷。萬乘之靈，不能庇先王之朽骨。使申胥乞師於嬴氏，血淚污於秦廷，七日長號，晝夜靡息。秦伯憫其窘急，竟為出師，復楚退吳，僅存亡國。況秦氏為春秋之強國，申胥乃衰楚之大夫，而以矢盡兵窮，委身折節，肝腦塗地，感動於強秦。矧妾一女子，父母斥其孤貞，狂童凌其寡弱，綴旒之急，安得不少動仁人之心乎！」寶曰：「九娘子靈宗異派，呼吸風雲，蠢爾黎元，固在掌握。又焉得示弱於世俗之人而自困如是者哉？」對曰：「父家族望，海內咸知。只如彭蠡、洞庭，皆外祖也。凌水、羅水，皆中表也。內外昆季，百有餘人。散居吳越之間，各分地土。咸京八水，半是宗親。若以遣一介之使，飛咫尺之書，告彭蠡、洞庭，召凌水、羅水，率維揚之輕銳，征八水之鷹揚，然後檄馮夷，說巨靈，鼓子胥之波濤，顯陽侯之鬼怪，鞭驅列缺，指揮豐隆，扇疾風，翻暴浪，百道俱進，六師鼓行。一戰而成功，則朝那一鱗，立為齏粉。涇城千里，坐變污瀆。言下可觀，安敢謬矣。頃者，涇陽君與洞庭外祖，世為姻戚。後以琴瑟不調，棄擲少婦，遭錢塘之一怒，傷生害稼，懷山襄陵，涇水窮鱗，尋斃外祖之牙齒。今涇上車輪馬跡猶在，史傳具存，固非謬也。妾又以夫族得罪於天，未蒙上帝昭雪，所以銷聲避影，而自困如是。君若不悉誠款，終以多事為詞，則向者之言，不敢避上帝之責也。」寶遂許諾。卒爵撤饌，再拜而去。寶及晡方寤，耳聞目覽，恍然如在。

翌日，遂遣兵士一千五百人，戍於少數廟之側。是月七日，雞初鳴，寶將晨興，疏牖尚暗。忽於帳前有一人，經行於帷幌之間，有若侍巾栉者。呼之命燭，竟無酬對。遂厲聲而斥之。乃言曰：「幽明有隔，幸不以燈燭見迫也。」寶潛知其異，乃屏氣息音，徐謂之曰：「得非九娘子乎？」對曰：「某即九娘子之執事者也。昨日蒙君假以師徒，救其危患。但以幽顯事別，不能驅策。苟能存其始卒，幸再思之。」俄而紗窗漸白，注目視之，悄無所見。寶良久思之，方達其義，遂呼吏，命按兵籍選亡沒者名，得馬軍五百人，步卒一千五百人，數內選押衙孟遠充行營都虞侯，牒送善女湫神。是月十一日，抽回戍廟之卒。見於廳事之前，轉旋之際，有一甲士僕地。口動目瞬，問無所應，亦不似暴死者，遂置於廊虎之間，及明方悟。乃使人詰之。對曰：「某初見一人，衣青袍，自東而來，相見甚有禮。謂某曰：『貴主蒙相公垂莫大之恩，拯其焚溺，然亦未盡誠款。假爾明敏，再達幽情，幸勿辭免也。』某急以他詞拒之，遂以袂相牽，慄然顛仆。但覺與青衣者繼踵偕行，俄至其廟。促呼連拜，至於幃箔之前。見貴主，謂某云：『昨蒙相公憫念孤危，俾爾戍於敝邑。往返途路，得元勞止。餘近蒙相公再借兵師，深愜誠願。觀其士馬兵強，衣甲利。然都虞侯孟遠，才輕位下，甚無機略。今月九日，有游軍三千餘騎，掠我近郊。遂令孟遠領新到將士，要擊於平原之上。設伏不密，反為彼軍所敗。甚思一權謀之將。俾速歸，達我情素。』言訖，拜辭而出。昏然似醉，餘無所知矣。」寶驗其說，與夢相符。意其質於前事，遂差制勝關使鄭承符，以代孟遠。是月十三日晚衙於後球場，瀝酒焚香，牒請九娘神收管。至十六日，制勝關申云：「今月十三日夜，三更已來，關使暴卒。」寶驚歎，急使人馳傳看之，至則果卒，惟心背不冷。暑月停屍，亦不敗壞。其家甚異之。忽一夜，陰風慘冽，吹砂走石，發屋拔樹，禾苗盡偃，及曉而止。雲霧四布，連夕不解。至暝，有迅雷一聲，划如天裂。承符忽呻吟數息，其家剖棺視之，良久復甦。是夕，親鄰咸聚，悲喜相仍，信宿如故。家人詰其由，乃曰：「餘初見一人，衣紫綬，乘驪駒，從者十餘人。至門下馬，命吾相見。揖讓周旋，手捧一牒授吾云：『貴主得吹塵之夢，知君負命世之才，欲遵南陽故事，思殄邦仇。使下臣持茲禮市，聊展敬於君子，而冀再康國步，幸不以三顧為勞也。』餘不暇他辭，惟稱不敢，酬酢之際，已見聘幣羅於階下，鞍馬器甲。錦彩服玩、囊之屬，咸布列於庭。吾辭不獲免，遂再拜受之。即相促登車。所乘馬異常駿快，飾裝鮮活，僕御整肅。悠忽行百餘里，有甲馬三百騎，已來迎候。驅殿有大將軍之行李，餘亦甚得志。指顧之間，望見一城，雉牒穹崇，溝洫深濬。餘惘恍不知所自。俄於郊外備帳樂，設亭，宴罷人城，觀者如堵。傳呼小使，交錯其間。所經之門，不記重數。及至一處，有如公署。左右使餘下馬易衣，趨見貴主。貴主使人傳命，請以賓主之禮見。餘自謂，既受公文器甲臨戎之具，即是臣也。遂堅辭，具戎服入見。貴主使人復命請去橐，賓主之間，降殺可也。餘遂舍器仗而趨人，見貴主坐於廳上。餘拜，一如君臣之禮。拜訖，連呼登階。餘亦再拜，升自西階。見紅妝翠眉，蟠龍髻鳳而侍立者二十餘輩；彈弦握管，花異服而執役者又數十輩。腰金拖紫，曳組攢簪而趨隅者，又非止一人也；輕裘大帶，白玉橫腰，而森羅於階下者，其數甚多。次命召女客五六人，各有侍者十數輩，差肩接跡，累累而進，餘亦低視長揖，不敢施拜。坐定，有大校數人，皆令與坐。舉酒進樂。酒至，貴主斂袂舉觴，將欲興詞，敘向來徵聘之意。俄聞烽燧四起，叫噪喧呼云：『朝那賊部，步騎數萬人，今日平明，攻破堡寨，尋已入界，數道齊進，煙火不絕。請發兵救應。』侍坐者相顧失色，諸女不及敘別，狼狽而散。餘及諸校，降階拜謝，佇立聽命。貴主降軒謂餘曰：『吾受明公非常之惠，憫以孤，繼發師徒，拯其患難。然以車甲不利，權略是思。今不羞鄙陋，所以命將軍者，正謂此危急也。幸不以幽僻為辭，少匡不迨。』遂別賜戰馬二匹，黃金甲一副，族旗旄鉞、珍寶器用，充庭溢目，不可勝計。采女二人，給以兵符，錫賚甚豐。餘拜捧而出，傳呼諸將，指揮部伍，內外響應。

「是夜出城，相次探報，皆云『賊勢漸雄』。餘素諳其山川地理，形勢孤虛。遂引軍夜出，去城百餘里，分佈要害。明懸賞罰，號令三軍。設三伏以待之。遲明，排布已畢。賊侈其前功，頗甚輕進，猶謂孟遠之統眾也。餘自引輕騎，登高視之，見煙塵四合，行陣整肅。餘先使輕兵搦戰，示弱以誘之。接以短兵，且行且戰。金革之聲，天地裂坼。餘引兵詐北，彼軍盡銳前趨，叫噪一聲，伏兵盡起。十里轉戰，四面夾攻。彼軍敗績，死者如麻，再戰再奔，朝那狡童，漏刃而去。從亡之卒，不過十人。餘遣士馬三千騎追之。」

果生置於麾下。由是，血肉潰草木，脂膏潤原野，腥穢蕩空，戈甲山積。賊師以輕車馳送貴主，貴主登平朔樓以受之。舉國士民，咸來會集。引於樓前，以札責問。惟稱死罪，竟絕他詞。遂令押赴都市腰斬。臨刑，有一使乘傳，來自王所，持急詔令，促赦朝那隊，曰：『朝那之罪，吾之罪也。汝可赦之，以輕吾過。』貴主以父母再通音問，喜不自勝。顧謂諸將曰：『朝那妄動，即父之命也。今使赦之，亦父之命也。昔吾違命，乃貞節也。今若又違，是不祥也。』遂釋其縛，使單車送歸。未及朝那，包羞而卒於路。餘以克敵之功，大被寵賜，尋備禮。拜平難大將軍，食朔方一萬三千戶，別賜宅第、輿馬、寶器、衣服、婢僕、園林、邸第、麾幢、鎧甲，次及諸將，賞賚有差。明日，大宴，與坐者不過五六人。前所見六七女，皆來侍坐。丰姿豔態，愈更動人。笑語竟夕，酣飲甚歡。酒至，貴主觴筋言曰：『妾之不幸，少處空閨。天賦孤貞，不從嚴父之命。屏居於此三紀矣。蓬首灰心，未得其死。鄰童迫脅，幾至顛危。若非相公之殊惠，將軍之雄武，則息國不言之婦，又為朝那之囚耳。永言斯惠，終天不忘。』遂以七寶鍾酌酒，使人持送鄭將軍。吾因避席，再拜而飲。餘自是頗動歸心，詞理懇切，遂許給假一月。宴罷，明日，辭謝訖，擁其麾下三十餘人，返於來路。所經之處，聞雞犬，頗甚酸辛。俄頃到家，見家人聚哭，靈帳儼然。麾下人，令餘促人棺縫之中。餘擬前，而為左右所聳。俄聞震雷一聲，醒然而悟。

承符自此不事家產，惟以後事付孥李。果經一月，無疾而終。其初欲暴卒，每告其所親曰：「餘本機鈴人用，效節戎行。雖奇功蔑聞，而薄效粗立。泊遭釁累，謫謫於茲。平生志氣，鬱然未申。丈夫終當扇長風，摧巨浪，挾泰山以壓卵，決東海以沃螢。奮其鷹犬之心，為人雪不平之事。吾朝夕當有所受。與子分襟，固不久矣。」其月十三日，有人自薛舉城，晨發十餘里，天初平曉，忽見前有車塵競起，族旗煥赫，甲馬數百人。中擁一人，氣概洋洋然。逼而視之，鄭承符也。此人驚訝移時，因仁立於路左。瞥見如風雲，抵善女湫而去，俄無所見。

[返回 >>](#) [豔異編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